

SJZPXSMZJX

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选

sjzpxsmzjx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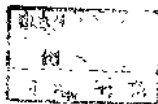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

I 14
36.2

92174

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选

第三卷



长春出版社

目 录

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	〔美〕马克·吐温	1
黛西·米勒	〔美〕亨利·詹姆斯	60
胜利者巴尔代克	〔波兰〕显克维支	122
自杀俱乐部	〔英〕史蒂文生	189
亚瑟·萨维尔勋爵的罪行		
	〔英〕王尔德	266
草 原	〔俄〕契诃夫	302

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^①

(美) 马克·吐温

马克·吐温(1835~1910)美国著名小说家。他的作品特点是幽默性很强，且与情节体裁相关。他在作品中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，像一面哈哈镜，把事物丑恶之处放大好几倍，叫人看得分明。马克·吐温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。

《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》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。赫德莱堡是作者虚构的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市镇，以“诚实”、“廉洁”闻名。但有一天一个陌生人送来一袋金币，说是送给镇上一位曾经帮助过他的“愚人”，却又不指明“愚人”是谁。镇上“诚实”的居民，尤其是十几位廉洁的上等人争着要当“愚人”。他们眼热这袋金币，又要故作“清高”，闹出种种丑剧。小说深刻讽刺了资产阶级的虚伪心理。(章 吉)

① 发表于1899年。

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，当时赫德莱堡是邻近一带最为诚实、最清白的一个市镇。它一直把这个名声保持了一代之久，从没有被玷污过，并且很以此自豪，把这种荣誉看得比它所拥有的其他一切都更加宝贵。它非常以此自豪，迫切地希望保持这种光荣万世不朽，因为它对摇篮里的婴儿就开始教以诚实行为的原理，并在以后对他们施行教育的全部期间，把这一类的训导作为他们所教育的主要内容。同时还在青年人的发育时期，完全不许他们与一切诱惑相接触，为的是让他们的诚实有充分的机会变得坚定而巩固，成为深入骨髓的品质。邻近的那些市镇都嫉妒这种崇高的权威，假若看见笑赫德莱堡以此自豪的得意心理，偏说那是虚荣。不过虽然如此，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赫德莱堡实在是一个不可败坏的市镇。假如有人追问，他们还会承认一个青年只要是从赫德莱堡出去的，他要从家乡到外面找一个地位较高的职业，那就除了他的籍贯而外，无须任何其他保证的条件了。

然而曾几何时，赫德莱堡终于很不幸地得罪了一位过往的异乡人——也许是无意地，当然也并不在乎，因为赫德莱堡是无求于人，很可以自满的，对于异乡人和他们的意见，当然是毫不介意。不过它当初如果把这个当作例外，那就要妥当些，因为他是个很不好惹的人，记下了冤仇就不饶人的。在他漫游各地的整整一年之中，他老把他的委屈记在心上，每寻闲暇的时候，他就翻来覆去地想，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，心满意足地报复一番。他想出了许多主意，都很不错，但是没有一个是十分彻底的。最不中用的办法只能损害许多个别的人，而他所谓报复则是一个使整个市镇可受影响的主题，连一个人也不

让他漏网。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，当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，他感到一种恶毒的快意，觉得心又豁然开朗起来。他立刻就开始想出具体的计划，一面自言自语地说，“这个办法才好哩——我要败坏这个市镇！”

6个月之后，他乘着一辆小马车，又到赫德莱堡去，大约在晚上10点钟左右停在银行的老出纳员的家门口，他从车上取下一只口袋，扛在肩上，踉踉跄跄地穿过院落，走到里面敲门。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了一声“请进”，他就进去了。他把那只口袋放在客厅里的火炉背后，很客气地向耶正在灯下坐看《福音导报》的老太婆说：

“您请坐着，夫人，我不打扰您。好——现在可把它藏得很妥当了，谁都不容易知道它在哪儿。夫人，我可以见见您的先生吗？”

“不行，他到布利克斯敦去了，恐怕要到后半夜才会回来。”

“好吧，夫人，那没有关系，我只是要把那只口袋托他保管一下，等找到了合法的物主，就请他转交给您。我是个外地人，他并不认识我。我今晚上不过是从这个镇子经过，特地来了却一桩长久放在心上的事情。现在我的事儿已经办完了，我很高兴地离开，心里还有点儿得意，以后您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了。口袋上系着一张纸条子，一切都在那上面说明了。再见吧，夫人。”

这位老太婆害怕这个神秘的大个子陌生人，后来看见他走了倒很高兴。但是她的的好奇心被勾引起来了，于是就一直往口袋那边跑过去，把那张纸条子拿过来看。耶上面写着的话是这样开始的：

请予公布：或者用私访的办法把合法的物主找出来也行——两种办法随便采取哪一种都可以。这个口袋里装的是金元，

“天哪，连门都没有锁哩！”

理查兹太太浑身颤抖地飞跑过去把门锁上，然后把窗帘拉下来，惊魂不定地站着，心里发愁，不知究竟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她自己和那些钱财更加安稳一些。她听了一会儿是否有小偷，然后又极好奇心战胜了，于是再回到灯光底下，看完那张纸条上写的话：

我是个外国人，马上就要回本国去，以后就永远在那里住下了。我在某国住了很久，多蒙贵国优待，心中非常感激，尤其是感谢贵国的一位公民——赫德莱堡的一位公民——他在一两年前曾经给过我一个很大的恩惠，实际上是两个很大的恩惠。让我说明经过吧，我从前是个赌徒，我是说从前是。我是个输得倾家荡产的赌徒。我在晚上来到这个种子屋，饿着肚子，一钱莫名。我向人求助——在黑暗中，我不好意思在有人的地方讨钱。这回幸亏我对了人。他给了我 20 块钱——换句话说，照我当时的想法，他实在是救了我的命，同时他也给了我好运；因为有了那笔钱，我又到赌场里发了大财。后来我把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老记在心上，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：他这句話终于把我制服了；一经制服，我的品格才没有完全毁掉；我从此再也不赌博了。现在我也不知那位恩人是谁，可是我要把他早日找出来，我要让他得到这笔钱，由他施舍出去，或者把它抛弃，或者保存下来，随便他怎么处置都行。这只不过是我想向他表明感激之意而已。假如我可以在这里住些时候，我就会亲自去寻访他；但是那没有关系，他一定会被寻访出来的。这个诚实的市镇，不可做坏的事，我知道我完全可以信托它，无须担心。谁能说出那位先生当初对我说的这句话，就可以证明他是我的恩

人；我相信他一定还记得那句话。

现在我的办法是这样：如果你觉得私访较为妥当，那就请你私访。如果感到可能是那位先生的人，就请你把这张纸上写的话告诉他，促使他回答说，“我就是那个人；我当初说过的这句话是如何如何，”就请予以对证——那意思是，打开口袋，那里面有一只密封的信封，装着那句话，如果那位中读人所说的话与此相符，那就把这笔钱给他，别的话都无须再问了，因为他一定就是那位先生。

但是如果你愿意公开寻访，那就请你把这张东西拿到本地报纸上去发表——另外加上几句说明，即：自本日起30天内，请中读人于星期五晚8时驾临警公所，将他当初所说的话密封交与柏杰士收押（如果他肯帮忙处理的话）；然后请柏杰士先生当场将钱袋启封，核对那句话是否相符；如果相符，就将这笔钱点交我这位业经证实的愚人，并请代致诚挚的谢意。

理查兹太太坐下来，兴奋得微微颤抖，不久就转入沉思——她是这样想的：“这事情多么奇怪！……那位善心人随意施舍一下，现在善有善报，发的财可真不小呀！……假如做那桩好事的是我的丈夫，那该多好！——因为我们实在穷透了，又老又穷！……”然后她叹了一口气——“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爱德华；不是的，拿20块钱给一个外地人的不是他，这实在可惜得很，真是；现在我明白了……”然后她打了个冷战——“可是这是一个赌鬼的钱哪！罪恶的收获，我们可不能要这种钱，差劲也不能碰它一下。我可不愿意靠近这种钱；这好像是很肮脏的东西。”于是她到离得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……“我希望爱德华快点回来，把它拿到银行里去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有小偷来；一个人在这儿守着真是可怕得很哩。”

11点钟，理查兹先生回来了，他的妻子正在说，“你回来了

我真高兴极了！”他却说：“我可真累坏了——简直累得要命；人就咱俩，像我这么大一把年纪，还要干这种倒霉的跑腿差事。老是熬呀、熬呀、熬呀——只不过为了那点儿薪水——当别人的奴隶，他可穿着拖鞋坐在家里，又闲气，又舒服。”

“我很替你难受，爱德华，你知道的，可是你得自宽自解才行。我们总算能维持生活；我们还有很好的名声哩——”

“是呀，玛丽，这比什么都强。我刚才说的话你可别介意——那只是一时的烦恼，根本不算一回事。你跟我亲亲嘴吧——好，现在一切都忘掉了，我再也没有什么埋怨的了。你那最亲爱的什么东西？口袋里是什么？”

于是他的妻子把那一大秘密告诉了他。这使他感到一阵心神恍惚，随后他就说：

“有160磅重吗？16，玛丽，那等于4万块钱哪——你想想——真是一笔大财产！我们这村里有这么大家当的还不到10个人哩。把那张纸条子给我看看。”

他一目一行地看了一遍，说道：

“这也不是奇谈！唔，简直是传自小说嘛。就像我们在书本里看到的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一样，在实际生活中那会有。”他现在大为兴奋起来；他很愉快，甚至是兴高采烈。他把手指轻轻点一点他的老婆的脸蛋儿，并开玩笑说：“哈，我们发财了，玛丽，发财了；我们只要把这些钱埋藏起来，把纸条子烧掉就行了。那个赌鬼如果再来问起这桩事情，我们就白起眼睛望着他，说：‘你说的是什么鬼话呀？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你，也不知道你有一袋什么金子。’这就使他哭笑不得，而……”

“而现在，你在这儿大开玩笑的时候，钱可还在这儿，现在很快就要到小偷活动的时候了。”

“真是，那么，我们怎么办——私自寻访吗？不，那可不行，那人免要破坏神秘的味儿，还是公开的方法较好。你想这种事

情当不要传得满城风雨！还要使所有其他的市镇嫉妒哪，因为除了赫德兼盛而外，一个外乡人决不会把这么一件事情信任任何其他市镇，这是他们知道的，这简直等于给我们大登宣传广告哩，现在我要赶快到印刷所去，否则就太晚了。”

“别走——别走——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守着，爱德华！”

可是他已经走了，不过只去了一会儿的工夫。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，他遇见报馆的主笔兼东家，就把那张纸条子交给了他，说道：“我这儿有一条好新闻给你，柯克斯——拿去发表吧。”

“可能来不及了，理查兹先生，不过我看情形吧。”

回到家里，他和他的妻子又坐下来把这个有趣的神秘事情再谈一遍：他们简直不想睡觉。第一问题是，那位拿 20 块钱给那个异乡人的公民究竟是谁呢？这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：他们俩同声回答——

“巴克莱·固德逊。”

“不错，”理查兹说，“他很可能干这种事情，这也正是他的作风，可是我们这镇上就不会再有别人了。”

“这话谁也会承认的，爱德华——无论如何，私地里是会承认的。现在这 6 个月以来，我们这村子又是和从前一样了——诚实、狭隘、自以为是、一毛不拔。”

“他向来就是这么批评的，一直到他死的时候——而且还是毫不客气地当众那么说。”

“是呀，可是他就为了这个，遭人痛恨哩。”

“啊，当然，可是他倒不在乎。我曾除了柏杰士牧师而外，他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是最招人忌恨的了。”

“哦，柏杰士可是罪有应得——他在这儿可也别想有人听他讲道了。这个市镇固然还算不了什么，对他可是知道应该怎样估量。爱德华，你看这岂不是有点奇怪，怎么这位外地人竟指定柏杰士经手发这笔钱呢？”

“呃，是呀——是有点奇怪，那是说……那是说……”

“哪来的那么多‘那是说’呀？要是你的话，你会选他吗？”

“玛丽，也许那个外地人比这个转里的人对他知道得更清楚哩。”

“尽说这种话，难道就对柏杰士有什么好处！”

丈夫似乎有点为难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妻子凝神注视着他，等着他答复。后来理查兹终于说话了，他那迟疑的神气好像是表示也预先知道他的话可能要遭到怀疑似的——

“玛丽，柏杰士并不是个坏人哩。”

他的妻子当然大吃一惊。

“瞎说！”她大声说道。

“他不是个坏人，我知道。他之所以被大家看不起，整个的帐由就是那一桩事情——就是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一桩事情。”

“那一桩事情，真是：好像单只那一桩事情还不够似的，”

“足够了，足够了，可是那事情罪不在他哩。”

“你说的什么话！罪不在他！谁都知道那就是他干的事儿。”

“玛丽，我敢担保——他是无辜的。”

“我没法儿相信，我也不相信。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这是我的招供。我很惭愧，可是我要供出来。只有我一个才知道他是无辜的，我本来是可以挽救他的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呃，当然整个镇上那种愤激的情况你是知道的——我简直就没有胆量说实话。一说出来大家就会都对我进攻了。我也觉得那很卑鄙，真是卑鄙透了；可是我不敢，我没有勇气担当。”

玛丽显出了惊惑的神情，过了一阵没有做声。然后她才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我……我想你当初如果……如果……那是不行的。决不能……呃……舆论裹累——不得不特别小心——特别……”这是一条难行的路，她陷入泥潭了；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她又说开

了。

“这是很对不起人的事，可是……哎，我们担当不起呀，爱德华——实在担当不起。啊，无论如何我也是不会主张你说实话的！”

“那会使得我们失去许许多多人的好感哩，玛丽，结果就……结果就……”

“现在我所担心的是他对我们的看法怎么样，爱德华。”

“他吗？他可想不到我当初是可以挽救他的。”

“啊，”妻子以快慰的口吻大声说道，“这可叫我高兴了。只要他不知道你当初可以挽救他，那么他……他……呃，那就强得多了。嘛，我本就应该看得出他是不知道的，因为他老是向我们讨好，虽然我们对他很冷淡。人家拿这桩事情挖苦我可不止一次了。比如威尔逊夫妇吧，还有威尔科克斯夫妇和哈克尼斯夫妇吧，他们都不怀好意地拿我来开心，说什么‘你们的朋友柏杰士’，因为他们明知这是使我难为情的，我希望他不要老是这么一个劲儿对我们表示好感，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始终是这样。”

“我可以给你解释。这又是我的招供。非怪事情正闹得新鲜、闹得火热，镇上决定叫他‘坐木杠’的时候，我的良心上受到谴责，简直受不了，于是我就暗地里跑去给他报了个信，他就离开了这个镇，在外面住了一阵，直到风平浪静才回来。”

“爱德华！假如镇上当初把这桩事情追究出来——”

“别提了！现在回想起来，还叫我心惊胆战哩。我这么做了之后马上就觉得后悔；我甚至跟你都不敢说，就怕你脸上神色不对，让人家看出毛病来。那天晚上，我一点也没睡着，老在发愁。可是过了几天，我一看谁也没有怀疑我，从此以后我就渐渐觉得我幸而来了那么一着。至今我还挺高兴哩，玛丽——真是高兴透了。”

“现在我也高兴哩，因为那么对付他未免太可怕了。是呀，我很高兴，因为你要在应该那么办才对得起他，你要知道。可是，爱德华，万一现在还是有那么一天，这件事情终于弄个水落石出，那可怎么好！”

“不会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大家都以为是固德逊干的。”

“当然他们会这么想。”

“不错。可是他当然是满不在乎的。大家劝萨斯伯雷那可怜的老头儿去找他，把这个罪名加到他头上，这老头儿也就怒冲冲地跑去对他说了，固德逊把他浑身打量了一番，好像是要在他身上寻找一处能够叫他特别鄙视的地方似的，然后他就说：‘原来你是代表调查委员会的呀，是不是？’萨斯伯雷说那差不多就是他的身分，‘哼，你是需要知道详细情形呢，还是认为个简单的答复就够了呢？’‘如果他们需要了解详细情形，我就再来一趟吧，固德逊先生，你先给我一个简单的答复好了。’‘好极了。那么，你告诉他们滚他妈的蛋——我看这总算够简单的了。我还要给你一番忠告，萨斯伯雷，你再来打听详细情形的话，或请你带个筐子来，好把你那几根老骨头提回家去。’”

“固德逊就是这样。十足表现出他的特点。他老是认为他提出的意见比谁都强，只有这一点他是自命不凡的。”

“他这么一来，就把这件事情结束了，而且也就救了我们，玛丽。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个问题了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，这点我倒并不怀疑。”

于是他们又兴致勃勃地再谈那一袋金子的神秘，随后他们的谈话常常有时停顿下来——中断的原因是由于沉思。停顿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最后调查竟至完全想得入神了。他一直坐了很久，一双眼睛茫然地盯着地板，后来他的两只手渐渐做出

一些神经紧张的动作，配合着他的心理活动，这些动作似乎是在表示烦乱的心情。同时他的妻子也转入了沉思，默不做声，她的举动也渐渐露出困惑的烦恼。理查兹终于站起来，无目的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一面伸手搔搔他的头发，活像一个患梦游病的人做噩梦的时候的举动一般。然后他似乎是打定了一个明确的主意，他一声不响地戴上帽子，迅速地从屋里走出去了。他的妻子还是坐在那里皱着眉头地沉思不已，似乎还没有感觉到只剩下她一人了。她时而低声自语道：“可别叫我们受利诱……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们实在太穷了，太穷了！……可别叫我们受到……啊，这难道会对谁有什么损害吗？——而且谁也不会知道……可别叫我们……”她的声音这么咕嘟着，渐渐低微得听不见了。过了一会，她抬头望了一眼，马上以半似惊骇、半似欣慰的神情喃喃地说——

“他走了！可是，哎呀，他也许来不及了——来不及了……也许还不太晚——也许还来得及。”她站起来，呆立着想，神经紧张地把双手一时扭在一起，一时松开。一阵轻微的冷颤侵袭着她的全身，她从下咽的嗓子里说道：“上帝饶恕我吧——起了这种念头真是太可怕了——可是……主啊，你是怎么把我们造成的——造得多么奇怪呀！”

她把灯光拧小一点，悄悄地溜过去，在那只口袋旁边跪下，伸手去摸它那掀起的四周，恋恋地爱抚着。她那似可怜的老迈的眼睛里闪出一种贪婪的光芒。她一阵一阵地发呆；有时候又半似清醒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早知道我们该等一等就好了！——啊，如我们稍微等一等，不那么性急就好了！”

同时柯克斯也从办公的地方回到了家里，把那桩奇怪的事情告诉了他的妻子，他们也很热烈地谈论了一阵，并且猜想着整个镇上惟有已故的固鲁逊才会那么慷慨地拿 20 块钱这么大一笔款去救济一个道难的异乡人。后来他们的谈话中断了，两

人都不做声，转入沉思了。他们渐渐地神经紧张和烦躁起来。最后妻子说话了，好像是自言自语似地：

“这桩秘密事情谁也不知道，除了理查兹夫妻俩……还有我们……此外再没有什么人了。”

丈夫微微地惊动了一下。由沉思中醒过来，他凝神注视着他那脸色发白的妻子，然后他犹豫不决地站起来，偷偷地向她的脖子望了一眼，又望着他的妻子——无言的询问。柯克斯太太有一两次想说话又没说出来，她把手按住嗓子，然后点点头代替回答，随即就剩下她一个人，在那里自言自语。

于是理查兹和柯克斯都在更深夜静的街头，由相对的方向急急忙忙地走着。他们在印刷所的楼梯底下彼此碰头了，两人都喘着气，他们借着夜间的灯光互相察看对方的脸色。柯克斯悄悄地问道：

“除了我们，没有别人知道这桩事吗？”

悄悄地回答是：

“谁也不知道——我担保，谁也不知道！”

“如果还来得及——”

他们两人往楼上走，但是正在这时候，有一个小伙子赶上来，于是柯克斯问道：

“是你吗，江尼？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

“你别忙去发那些早晨邮件吧——什么邮件都不忙去发，等我吩咐你的时候再说。”

“都已经寄出去了，先生。”

“寄出了？”这声音里流露出一股说不出的失望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到布利克斯敦和往下所有的市镇的火车时刻表今天都改了，先生——要寄出的东西比平常早 20 分钟就得送到才行。我只好赶快跑，要是去晚了两分钟的话……”

这两位先生不等听完他说的话，就转过身来，慢慢地走开。过了10分钟，两人都没有做声；然后柯克斯以生气的声调说道：“什么鬼催着你这么着急呀，真是莫名其妙。”

回答是颇为恭敬的：

“现在我明白了，可是不知怎么的，您瞧，我老是不用脑筋，把事情弄得无法挽救。不过下一次……”

“他妈的，哪有什么下一次！再过1000年，也不会有什么下一次了。”

于是这两位朋友连告别的话都没有说一声，就分手了，各人拖着苦恼得要命的人的脚步，无精打采地走回家去。回到家里，他们的妻子都马上跳起来，迫切地问一声“怎么样？”——然后她们用眼睛就看出了回答，于是不等对方用言语表达出来，就丧气地坐下了。在这两户人家里，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——这是一种新现象。从前也曾有过争论，可是并不激烈，都是不伤和气的。今天晚上的争论，两家人却好像是互相抄袭似的。理查森太太说：

“你要是等一等多好呀，爱德华——你该从从容容地想一想呀；可是你不，你非得一个劲儿跑到印刷所去，把消息传遍天下。”

“那上面明明说了要发表呀。”

“那不相干；那上面也说了可以私自访问，随你的便，哼，你说吧——是不是这么说的？”

“唔，不错——不错，是这么说的，可是我一想到一个外地人竟会这么信托赫德莱堡，这样一个消息会要如何轰动一时，这对赫德莱堡是多大的……”

“啊，当然，这些我全知道，可是你要是仔细想一想，你该是想得得到应得这笔钱财的人是找不到的，因为他已经进了坟墓，而且身后无儿无女，也没有任何家属；这笔钱只要是归……”

个需要很切的人得到了，谁也不会因此受什么损害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”

她伤心地痛哭起来了。她的丈夫想要找两句安慰的话来说一说，随即就这么说道：

“可是仇恨到底，玛丽，这样的结局一定是最妥当的——一定是，我们是知道的。而且我们还应该记住，这是命中注定的——”

“命中注定！唉，一个人干出了傻事情，要替自己找理由，那就什么都是命中注定，不管怎样，这笔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落到我们手里，这就叫命中注定，可是你偏要自作主张，干预老大爷的裁决——是谁给了你这种权力？这叫作不知好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无干是冒犯神明的大胆妄为，卷本就和弥赛亚的那副温和谦让的派头不相称，你明明是个伪君子，却偏要假惺惺地自命为……”

“可是，玛丽，你也知道我们这一辈子是怎么教养出来的。就像全杯的人一样，简直教养得每逢有什么老实的事情要做的时候，就不会有片刻的迟疑，这种作风已经完全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——”

“呵，我知道，我知道——一辈子老在受诚实的教养、教养、教养，教个没有完。从摇篮里就被起，要诚实呀，不要受一切诱惑呀。所以这个全是虚伪的诚实，一旦受到诱惑，就经不起考验，今晚上我们已经看清楚啦。老天爷有眼睛，我对自己那种像石头一样坚实的、无法败坏的诚实从来没有丝毫怀疑过，可是现在……现在，只受到这第一次真正的大诱惑，我就……是德半，我怀疑这个镇的诚实都是像我的一样，糟透了，也像你一样糟。这是个卑鄙的市镇，是个冷酷和吝啬的市镇，它除了这个远近闻名和自命不凡的诚实而外，根本就没有丝毫美德。我敢发誓，我确实相信如果与那么一天，它这种诚实受到大诱